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孫鵬年

西晉文紀卷五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五

程猗

柳谷石文贊

魏之初興也張掖刪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蒼質素章至太和中

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似靈龜立于川西文有麒麟鳳凰白虎馬牛於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會討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二十五字當時稱瑞既而晉受禪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奏留郡本國圖校今

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太尉屬程猗說曰夫大者盛之極也金者晉之行也中者物之會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應正吉而王之符也又為贊

皇德遐通實降嘉靈乾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燿精神馬自圖金言其形體正而王中允克明關壽無疆於萬斯齡晉書

王祥字休徵瑯邪臨沂人仕魏歷太尉入晉拜太保封睢陽郡公

遺令訓子孫子肇等奉而行之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

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毘佐之勲没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屍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

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顔子所以為命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晉書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仕魏歷司徒入晉進太宰封朗陵郡公

上魏明帝論宰牧疏曾時為給事黄門侍郎

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内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權雖

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麤有威恩為百姓所信

悍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踈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恵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容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牢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擾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晉書

上明帝論伐遼疏青龍三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遣太尉司馬懿伐遼曾為散騎常侍上疏不從後以毋邱儉為副曾疏並在魏以諸詔及子劭在晉類從

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

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魏名臣奏　懿晉書作太尉戒作裁懿軍作北軍

何劭字敬祖曾子嗣封歷司徒太宰

荀粲傳晉陽秋　晉書劭所譔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

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

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荅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藴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

諸兄怒而不能廻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

復應物失之多矣頴注易潁川人荀融難頴大衍義頴答其意㠯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胷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頴注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著道畧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

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黄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絶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程咸字延休仕魏入晉歴位侍中

出適女從坐議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邱儉誅孫女已出者當坐死司隷校尉何曽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於是改定律令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

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晉書

藝文類聚載程咸議云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并重辟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衆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為異

姓之妻如或産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為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為永制

華林園詩序

北堂書鈔

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建僊宮張朱幕詔延羣臣作詩以頌之

石苞

字仲容渤海南皮人有經國才畧仕魏驃騎將軍入晉歴司徒封樂陵郡公

終制

諸子皆奉遵遺令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

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唅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 晉書

石崇 字季倫苞少子以伐吳功封安陽鄉侯歷衛尉為趙王倫所殺

理兄統表 統初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事解

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隷中丞

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駭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風承㫖茍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㫖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頼陛下天聽内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

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蹔經
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
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
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
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
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
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
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

經聖聽伏待罪黜無多言

議封賞奏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崇為侍中與散騎郎何攀共立議奏弗納

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畧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

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冐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並晉書

金谷詩序世說注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

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為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茂林水經著作茂樹之屬作蔽翳賢一作賓濱作次其坐作共坐遞奏作迭

奏具列作列敘為詩作寫詩

思歸引序 文選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慠然有凌雲之操欻復見牽羈婆娑

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王明君辭序 文選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

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序之於紙云爾

楚妃歎序初學記

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垂名於後唯楚妃焉故歎咏之

許巢論藝文類聚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遥頤神寳已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葢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

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愷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奴券 太平御覽句字訛脫

余元康之際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高大須臾

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恠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悶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閘謂吾曰吾胡王子姓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貞定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纁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髑髏之闕大良白槐之輻闕 茱萸

之輞河東亂節桑轅太山桑光長安雙入白烏釘鑠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朴可斫千張山陰青槻烏嗥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之蠡升豪筆備郎寫書嗥角憤道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絹而歸

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馮翊太守與舅石崇同被害

言盡意論藝文類聚

有雷同君子問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

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

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茍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仕魏中領軍入晋為征南大將軍進封鉅平郡公

讓台司表 祜都督荆州加開府如三司之儀上表固讓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

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逢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

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禄大夫李憙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内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

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文選○進晉書作達秉作執正身在朝作在公正色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未通作行通一作未清○晉書魯芝傳褚讓表即裁前語

上武帝請伐吳疏　帝深納之會秦涼累敗乃止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安樂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

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

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

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

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

讓封南城侯奏

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並晉書

答吳都督陸抗祜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信抗都督信陵諸軍治樂鄉嘗病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抗服之無疑曰羊叔子豈酖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漢晉春秋

與從弟琇書祜疏請征吳及行病篤舉杜預自代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與琇書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天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

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全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晉書云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誡子書祜無子兄子篇嗣侯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

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並藝文類聚

劉僧等

詣杜預請署羊祜辟士牋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僧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杜預預表請不許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叅同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内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

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脫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

杜預請署羊祜辟士表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並晉書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魏鎮南將軍入晉轉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博陵縣公

豫州刺史下教沈魏末為豫州

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録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

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庶士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此末王隱晉書云別駕主簿奉行九郡施行

主簿陳廞褚韶白

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若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

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茍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

又敎

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

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

褚䂮復白沈無以奪之遂從䂮議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氷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

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

又教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

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

與傅玄書 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凡四部六録數十萬言玄初作内篇成其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並晉書

賀正表 初學記

三辰改運元正肇祚自天降祉如日之升

辟雍頌序

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至也親降萬乘之尊而執子弟之禮自春秋以來禮樂昏廢惟東京之後始創其義明堂之位復陳於洛邑北堂書鈔白帖頌序云天子親整法駕撫玉輅幸於雍宮親拜三老五更出於南門之外

祭先考東郡君文事詳王濬在魏杜氏通典

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鴈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沒烈考卒

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
歸尋便殞亡烈考深用悼恨潛及沈仰惟烈考舊心鑒
亡妣素行不迎之議考禮度哀未及施行潛不幸夭歿
沈敢述潛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為亡妣宜時改
葬沈轉受命於征南君謹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
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王沈集序 附北堂書鈔

沈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案此晉書本傳語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子預弑高貴鄉公封安陽鄉侯歷位太保進封魯郡公

齊王攸子禮儀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

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

論征吳表平吳之役以充為大都督總統六師充懼大功不捷表陳武帝詔曰君不

行吾便自出乃受命及王濬之克武昌也

復上表杜預馳表固爭吳平充大慙病甕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幷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

又表

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

華預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

並晉書

李胤

字宣平遼東襄平人歷司徒

請延訪羣公奏

胤泰始初拜尚書奏從之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 晉書

荀顗 字景倩頴川頴陰人魏太尉彧第六子仕魏司空入晉歷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封臨淮公

議故吏服舊主表泰始中尚書令史恂等是故少府鮑融故吏假詰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遵駁以為禮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之天子亦不反服矣恂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典禮相違葥顗表詔重下禮官評考尚書吳奮謂不應服何禎等並從顗議

禮臣為君斬縗三年與子為父同以進登天朝絶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以敦風崇教令使仕者反服舊君於義為弘

尚書何禎議

禮為貴臣貴妾緦服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以制服況嘗為臣吏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令以為辟舉王職之吏宜依古為舊君服不論違適之異皆齊縗三月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

衡陽内史曾瓌議

古者失地之君託身造次感一時之惠猶齊衰以為報嘗為臣吏禮待優備故依禮託情而弘教訓矣

昌邑侯滿瑋庶妹服議瑋問淳于睿庶妹亡有服不睿云喪服諸侯以

尊降不服孔瑄議天子諸侯誠不應服又大夫降緦尊與已敵則不敢降姜輯議云三公爵命雖尊班重諸侯據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司空荀顗議有司奏如顗議

諸侯絕周大夫絕緦然則尊同周以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其親則知

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並杜氏通典

上謚法議

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晉書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歷中書監侍中守尚書令封濟北郡公

為文王司馬昭與吳主孫皓書昭為魏相國勗領記室管機密時遣昔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時勢利害以申喻皓皓遣使報書時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皓昭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

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彧與符邵孫郁参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

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

勢度資量險遠攷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漢晉春秋太平御覽載

茼覇為文王與孫皓書餉雜色綾千端又餉縠三端又餉細緤十疋

答王琛書

王陶邱州人闕廟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北堂書鈔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可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吕之
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
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此經傳記籍可
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
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
辭先師傳笛别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
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
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

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制為詳若可施用請吏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祐宋書作佐八音之中作八音之用）勗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

律然後乃以為樂不知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一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

吹笛以為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
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
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
宫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
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
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
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

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吕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撿正唯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像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毎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黄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皆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

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晉書宋書參正

議遣王公之國奏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乃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使勗思之勗又陳帝以勗言為允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

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省吏議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劭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静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

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桊畧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

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茍無此懲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

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摇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增置文法對 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減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晶議對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

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内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薦三公保傅表 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闕勗表陳從之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並晉書

答問三公表 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詛可也勗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髙潔堪處台輔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勑以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秘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辭尚書令表

昔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爲冠今

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荀勗集公卿禮秩 晉

穆天子傳序勗領秘書監時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

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絶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黄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

序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仕魏吏部尚書封大梁侯入晉歷尚書僕射加侍中

徐邈論欽著論稱邈

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魏志

鄭默字思元滎陽開封人司空袤子襲爵密陵侯歷大司農光祿勳

太子官屬議奏默武帝時與太原郭奕俱為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

默上言從之

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晉書

西晉文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西晉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六

裴秀

字季彦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子仕魏尚書僕射入晉歷司空封鉅鹿郡公

禹貢地域圖序

秀為司空以職在地官作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序曰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

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罙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各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

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髙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髙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

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平吳表草 秀既薨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以上聞武帝詔報

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

武帝詔報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並晉書)

奏事(諸曹郎)

謹案臺閣簡統萬機動為法制是以特宜精簡良能以親其職

與山濤書(司馬彪為兾州刺史秀與濤書)

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並北

堂書鈔

裴楷字叔則秀從弟歷中書令加侍中

與石崇請弟綽書綽字季舒官黄門侍郎尚書校尉崇甞飲諸少年酒綽乗醉竊臥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馳去崇聞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直乃止

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耶宋王回蔡謨贊序晉書長水校尉孫季舒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裴頠字逸民秀少子襲封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上陳刑獄表惠帝時政出羣下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曲議猶不止

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

傾落免太常荀寓於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閒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掾執卻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

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邱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毁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

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免負於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内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外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

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墻一作壖

辭專任表顏為后親屬遷尚書左僕射復使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又表上優詔敦譬

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

又表

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曁於繼體咎單傅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太醫權衡奏顧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爲

侍中上言不用

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並晉書

論赦奏

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己而消漢末屢赦猶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唯在

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裴頠集

崇有論　頠悲時俗放蕩口談浮虛聲譽太盛風教陵遲乃著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禀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
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
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
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
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
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

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
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
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
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
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
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
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禀命之者不肅而
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

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

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

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道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胷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

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曰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懐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

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茍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

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並晉書

御覽鳥無胃肺蛤無五臟蛭以空中而生蟹以無胃而育　藝文作螢

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

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氷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藝文類聚

裴祗御史中丞

乞絶從弟儀曹郎眈喪服表祗凡弟表韓壽等議杜氏通典

眈受性凶頑往因品署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譬絶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簒夗以下甍亡眈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絶眈應見流徙

未及表聞之頃眈憂恚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檻閉令以喪亡罪匿彰聞穢辱宗冑眈見周親以下皆宜絶服葬不列墓次請處斷

戶曹屬韓壽議

祇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於蔡明王篤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眈真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鄭段之元惡而祇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於情不安

東閣祭酒李彝議

昔公孫敖為亂而亡襄仲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眈狂疾積年亡歿之後追論往意絶不為服竊所未安

主簿劉維議

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義以恩為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法絶不為親眈凶頑悖戾背

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絶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祇所上

記室督田岳議

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以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情雖不同無絶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為逆納弟妻為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侃子啓明而唐堯不絶象之傲很有虞加矜周公戮弟義先王室鄭伯

滅段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絕周公族為戮然猶私喪之也喪禮大制動為典式與其必疑寧居於重

學官令徐宣議

昔閼伯實沈親尋干戈而遷於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絕姓之文虞有封鼻之厚斯以重天姓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周之亡蓋為王室耳非以流言毀公為戮也召公猶懼天下未解特使兄弟

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肮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絕也

裴邈 字景聲頠從父弟有儁才為東海王越從事中郎見魏裴潛傳注引陸機惠帝起居注

文身刀銘 太平御覽

良金百煉名工展巧寶刀既成體理盡鈔文繁波迴流光電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 廻藝文作流流作廻電作靈末句戢不可耀

文身劍銘

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

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藝文類聚作表長作良犀作象

顯初學

裴希聲字希聲

侍中嵇侯碑

夫君親之重非名敎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散眞離背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加以通朗淹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允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節強

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於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震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峩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内舉心膂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臣憲茲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藝文類聚

郗詡

與故人書詡為安遠護軍與故人書有司奏免秀官詔不問

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

武帝原裴秀詔

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晉書

衛瓘 字伯玉河東安邑人魏尚書覬子仕鎮東將軍入晉歷司空太保封菑陽公為賈后搆殺

請封禪奏 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

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

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為家巍巍之功格於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制

又奏

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眛畧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於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

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濟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内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於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於四極黄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

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為祥周武以烏魚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載祀晉書作年載世作代）

武帝詔

今通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民庶未康此盛德之

事所未議也（民庶晉書作百姓）

又奏

今東漸於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户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

又詔

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

成邪

又奏

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脩此

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 生民晉書作兆庶

又詔

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

又奏

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

志登介邱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

又詔

方當共思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

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廵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於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於諸侯或享於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徳猶得為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謚不泯以至於今況髙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

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鴞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絶塞以為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今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聖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兹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為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二世晉書作二代

又詔

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並宋書前烈晉書作列代

免山濤奏

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頻猶未順旨參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

武帝中詔

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於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

請贈鄭默奏默為光祿勲太康元年卒尚書令衛瓘奏以默辭后父楊駿婚不行

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

晉書

上武帝復古鄉舉里選疏瓘為司空與太尉汝南王亮等上疏武帝善之而不能改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攷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麤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為貴人棄德

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容遠屬與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

以屬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與魏舒書舒為司徒遜位於時皆有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中喻復還惟舒内定於懷瓘時位司空與舒書

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王隱晉書　晉書忽焉在後矣

衛恒字巨山瓘子歷黄門侍郎與瓘同被害恒善草隸為四體書勢

四體書勢

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

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蕪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别名謂之字勢云黄

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蕁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

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
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淼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
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
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
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
篆蓋其子孫隷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
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
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

國興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

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譔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

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
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
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
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
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
振撃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
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
者如編沓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

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

為最大則一字徑大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

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宫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功令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烏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

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
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
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
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峩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
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
誦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辛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
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奥之不傳聊
俯仰而詳覩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

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悤悤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孟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

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盖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家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埬企鳥峙志在飛移狡

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黜點黭狀獸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淩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蟾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晉書邕篆勢首有脫鼎按蔡集云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　隸勢亦邕撰張懷瓘書斷並作贊

劉繇

理衛瓘奏繇為瓘太保主簿賈后矯詔使楚王瑋害瓘繇等收而葬之及瑋被誅瓘女與國臣書中白名謚於是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詔從之

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已下即承詐偽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

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
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
讐賊不滅寃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
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
滎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
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
到中門復讀所齎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
案次録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

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為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拜侍中中書監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與褚陶書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清謀閒黙以墳典自娛吳平武帝補臺郎建中校尉華為司空與陶書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

寶不匱褚氏家傳世說云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不云是書

報雷煥書

煥字孔章豫章人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煥言於華以為在豫章豐城即補令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光豔照耀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報煥書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爽為建安從事行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數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所致詳觀劍文真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

物終當合耳雷煥別傳 真晉書作乃何復不至尺牘作可復至否

上壽食舉歌詩表太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華上表曰以魏氏歌詩二三四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

漢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

詩章詞興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宋書

薦成公綏表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絶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文士傳作表

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資秉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闕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弘薀世教固逸倫之殊俊縉紳之檢式也太平御覽淵才達學一作邃學弘

達

晉文王謚議

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勲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髙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藝文類聚

廢黜武悼楊太后議賈后既誅后父楊駿因宣言太后同逆諷羣公有司奏太后亦宜廢黜惠帝詔曰此大事更詳之華為中書監議稱武帝皇后不𫆀遂廢為庶人弑之

羣公有司奏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絶於天魯侯絶文姜春秋所許葢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勑王公於朝堂會議

又奏

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内爲脣齒叶同逆謀

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
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絶億兆之望昔文姜與
亂春秋所貶吕宗叛戾髙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為峻陽
庶人

中書監張華議此見本傳悼后傳未詳

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
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寵為不母於聖世宜依
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

居異宮以全貲終之恩黨其所寵后傳作黨惡所親異宮作離宮

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遣使者以太宰告於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

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晉書

甲乙問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勲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

甲娶乙為妻後又娶丙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

貴賤之差乙亡丙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

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折其親也若為

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

太傅鄭沖議

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

並當三年禮疑從重

太尉荀顗議

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為違禮而得禮丙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也

中書監荀勗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吕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

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爲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釁爲合宜不審此事麤相似否

女史箴 文選惠帝時華惲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

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茍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

匕心龠斯則繁爾類離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造一作元以疑作亦）

大司農箴

在周之室不虔政首棄稷弗修不籍千畝匱神乏祀用敗於戎醜嗇臣司農敢告左右（藝文）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武帝命史臣作哀策敘懷藝文類聚作張華文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冀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覬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芾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異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瑶齊無主長去蒸

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
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宫闈遏密階庭空虚設祖布綍告
駕啓塗服輦褕狄寄象容車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
動軫六騑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
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
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
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晉書

武帝哀策文

感大饗之無虧哀罇俎之虛設叩龍輴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於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效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遘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恃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

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
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鐘鼓雷震白虎抗
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
將適下庭玄宫窈窈脩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闥長扃仰
訴皇穹零淚屛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
聖靈

章懷皇后誄

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

嬪聖皇受氣自然實聽清和内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
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内政流化太
微六宫變雅清我壼闈經綸庶屬積思萬機既臻緝熙
玄澤流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沈結彌留奄
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懐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遺容八
音眇眇遊靈將馬所之容光幽邁豈有反期杳杳新宫
下絶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暉章即安太清

魏劉驃騎誄

昔在殷周惟伊惟吕穆穆公侯紹兹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氷清郁郁文彩焕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疏風凛凛以異衡雲霏霏以承盖旒聯翩以飄颻旌繽紛以奄薄

列文先生鮑玄泰誄

於鑠列文績𦂳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微枝離葉布爰暨叔牙世贊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並蹤烈考中丞𢼸世顯名峩峩先生誕資英

俊淑質清醇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順允文文明聰昭秀哲啓寘演幽守文命世抱道沖虛執義貞厲棲遲無悶不營不忮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徽猷濟濟縉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慷慨揮涕滲漸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並藝文類聚

倚几銘

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杖銘

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並北堂書鈔

博物志地理畧贊

地理廣大四海八方遐遠别域畧以難詳侯王設險守國保疆遠遐川塞近備城隍司察姦非禁禦不良勿恃危阨恣其淫荒無德則敗有德則昌安居猶懼乃可不亡進用忠良社稷永康教民以孝舜化以彰

博物志序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畧說出所不見麤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畧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鷦鷯賦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閒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

物莫之害繁滋族類棄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鶡鶹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絶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文選

感婚賦序

方今歲在已巳將次四仲婚姻之者競赴良時髤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目乃作感婚賦藝文類聚

朽社賦序

高伯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株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

相風賦序

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為豈以其託處幽閑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為之容乎並太平御

覽　北堂書鈔載華廙難云於徵先生謂虛儀

夫子曰今子雖彌覽載籍積學於無用之地

張敏 隋書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

頭責子羽文

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顒頴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以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

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

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擒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帢以代幗旨味弗嘗食栗茹菜隈儺園閭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

乎意態若此者乎必予行己之累也予遇我如讐我視予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予欲為人寶也則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予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禄千歳流芳予欲為遊説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予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頴以幹王事予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凌雲日予欲為

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濯滄棲遲神邱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覩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

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

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若宜其峯局䔍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張敏集

神女賦序一作華非

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起平

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為之作賦搜神記

西晉文紀卷六